詩傳孔氏傳

詩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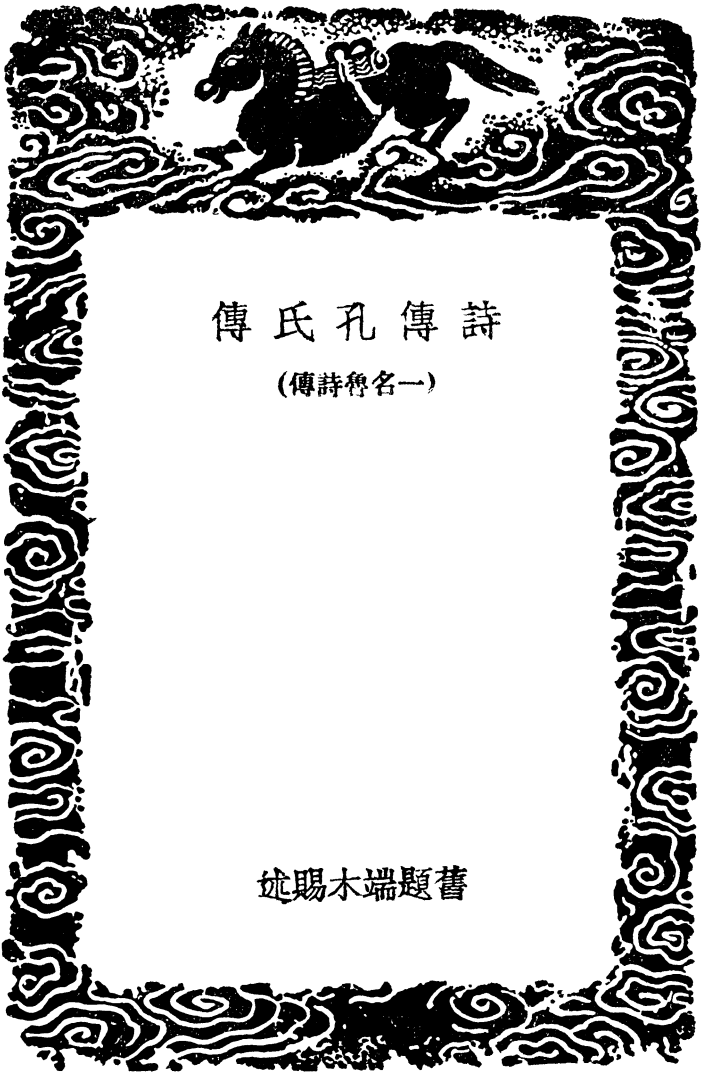
詩論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傳孔氏傳

(傳詩魯名一)

舊題端木賜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及漢魏叢書津逮祕書皆收有此書百陵總目一作魯詩傳舊題周端木賜述實明豐坊僞作百陵本在前故據以影印

詩傳孔氏傳音椽衛端木賜子貢述

周南

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之詩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思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為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賢而能勤富而能儉疏

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脩其身矣

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止

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勤也勞之以卷耳

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罝

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

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茅旨
召南
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諸侯之夫人勤于窺蠶國人美之賦采蘩
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
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雷
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艸蟲
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鄒虞

召南之人安於治　時擇　賦標有梅缺四字空後同

野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麕

野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　終之賦行露

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魯

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脩政以備之賦鴟鴞

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勞其歸士賦東山

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賦狼跋

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習之弗克賦九罭
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周人　賦破斧
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
僖公　賦駉
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　賦泮水
僖公　克頌之賦有駜
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　賦閟宮
邶
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庳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庳

卞諫不聽三卞遂以殷畔犀卞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也

管卞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管卞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管卞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邶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兮東伶人名

邶風危亂　民去之賦北風

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時不尚德　陳古以風之賦靜女

鄘

三卞葬周公鄘人風之賦墻有茨

卞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三卞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兮

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遯世而無悶矣

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

一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

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

女歸非禮衰而見棄刺之賦氓

衛

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澳

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衛莊公取于齊夫人賢而不禮焉國人閔之賦碩人

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葛衣

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諸侯會

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
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宣姜不閑於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衛昭伯無禮於姜國人惡之賦雝之賁賁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
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旄丘

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議之賦蝃蝀

王

王世子宜臼弒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荊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陽之水

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

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桓王　卒苦之賦何草不黃

周人從征賦巘嶄之石

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葛

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齊襄公　王周人耻之賦何彼穠矣

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

酋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賦丘中

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葛

大夫　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民適異國　賦黃鳥

士就窺下十字皆半闕當云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塋

王室亂人不　生賦苕之華

京師饑　流而怨賦中谷

萇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兎

齊

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齊俗習於田賦營

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
賦敝笱
襄公聘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
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驅
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
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鷄鳴
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齊俗皆禮不窺君子譏之賦著

魏

魏之君子　美之賦伐檀

魏之君子　賦十畝之間

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杕杜

魏人　賦陟岵

魏人憂其國　賦園有桃

魏人困於　其國賦碩鼠

魏人苦於征　賦鴇羽

魏之內子　怨之賦葛屨

唐

唐　賦蟋蟀

唐侯　賦山有樞

曲沃盛　憂之　賦葛生

曲沃盛疆　賦蜉蝣

曲沃脩弒其三關處隱隱可見蓋君脩王命爲五字晉侯唐人刺之賦無衣

晉人久於從　賦采苓

晉獻好好讒　賦杕杜

晉文公好賢

曰季遇卻缺于冀鷟于文公　人美之賦野有艸草
晉大夫賢　美之賦羔求
晉大夫　譏之賦彼汾
晉亂民竄　傷之賦綢繆
曹
曹未振　之賦尸鳩
曹之君　賦下泉
曹　賦蜉蝣
曹　賦候人
鄶

鄘君之賦羔求
鄘之君子賦匪風
鄘人困於賦長楚
喪亂不終賦素冠
鄘人兄弟相棄賦蝃蝀之水
鄘人夫婦相棄賦大路
鄭
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鄭武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
仲子

大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
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
鄭世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
賦籜兮
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
人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狂氏狡名）
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
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鄭靈公好倡國人化　子譏之賦溱洧
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
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　美之賦女曰鷄鳴
鄭有貞士宊其　俗賦出其東門
陳
陳　賦宛丘
陳之　賦衡門
陳靈公如夏氏　之賦株林
孔寧儀行父從君　泄冶刺之賦墓門
靈公聽讒囚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陳殺其大夫泄冶　傷之賦澤陂

陳　賦東門之枌

陳　之賦東門之池

朋友　賦東門之楊

朋友　賦月出

秦

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襄公始有田圃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鐵
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君子隱于川上　慕之賦蒹葭
賦晨風
賦權輿
小正
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　雚鳴　所以脩身也　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棠棣燕兄弟也頍弁蔈親戚也魚麗嘉魚蓼莪皆

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煌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也杕杜勞戍也邠風陳農政也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斯干落寢宮也鴻鴈懷流人也蓼蕭常常者譬湛露彤弓桑扈采采皆天子之燕諸侯也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寵寵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周道之所以正乎

小正續

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帥也采薇勞師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申也車工吉日閱武也庭燎勤政也沔水念亂也無羊考牧也車舝樂親昏也

小正傳

昭王南　　大夫憂之賦鼓鍾

圻招　　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圻招

懿王之　　勞於王事賦北山

王之時大夫避　　賦縣蠻

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

厲王之時諸侯勞　賦小東

厲王不禮于諸侯　相戒以避之賦苑柳

厲王出居于彘　賦小明

尹伯奇　後母鄭大夫閔之賦小弁

幽王　賦蒼伯

大夫傷於　賦巧言

大　賦小旻

　相戒賦鳴鳩

申后　賦白華

兄弟不
皇父專政
衛武公
衛武
西周喪迺
王室播遷大
桓公伐鄭
朋友

賦角弓
賦十月之交
思
母賦蓼莪
賦賓之初筵
賦蟋蟀
賦四月
大夫傷之賦正月
臣閔之賦雨無其極
家父諫之賦節
之賦谷風

君子懷　賦都人士

大正

周公制　會朝受　有大正焉文

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

文王有聲行葦既醉皀鬱嘉樂皆周　德以訓

成王也泂酌卷阿　王也

大正續

宣王中興大正續焉雲漢　高

伯　伯也韓奕

漢平　也

大正傳

呂穆公諫　戒　賦蕩　賦桑柔　賦民勞　賦板　賦瞻卬　賦召旻

周頌　周公　天之　清　思　文　文

廟將
烈鷺
子時邁
賚般
頌武載見
嗇合寢廟
成朝
朝干之
之也
祀成王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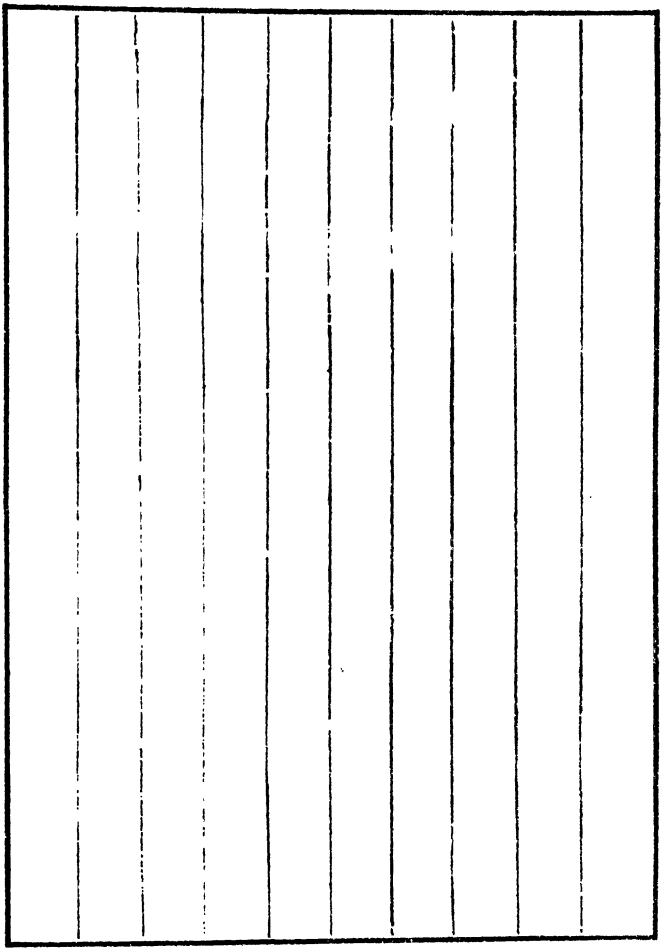
臣工　執競　成庫

報

也共關二百三十五字

商頌商頌五篇毛鄭韓孔呂朱錯于魯頌之後非也

宋公孫正　郟烈祖祀成湯也長發大禘也玄鳥　殷武祀高宗也



詩說

舊題申培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及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津逮祕書皆收有此書舊題漢申培著實明豐坊僞作百陵本在前故據以影印

詩說

漢太中大夫魯申培

周南

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為先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葛覃此亦太姒所自作賦也

桃夭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螽斯美周室多男之詩興也

麟止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皆比中有賦也

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首章先比而後賦

也後三章皆賦也

兎罝文王聞大顛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訓其事而美之皆比而後賦也

樛木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汝墳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首二章賦也末章興也

漢廣文王化行江漢而男女知禮國史美之而作是詩皆比中有賦也

芣苢童兒蠭艸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召南

鵲巢諸侯嫁女其民觀焉卽其事而賦之也

采蘩美夫人親蠶之詩賦也

江有汜諸侯之媵始不容於嫡終而進之故作是詩興也

羔羊美大夫之詩賦也

采蘋內子敬祀詩人賦之

殷其雷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艸蟲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睹王室之多賢

相率以歸心焉賦也
小星小臣奉使行役之詩賦也
鄭虞美虞人之詩賦也
摽有梅女父擇壻之詩興也
野麕昏姻惡無禮之詩賦也
行露强委禽而不受至於興訟大夫以禮斷之而國
史美之一章比也二章三章皆興也
甘棠燕人追美召公之詩賦也
魯
鴟鴞管未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殷王

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爲言也

東山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此詩皆賦中有興焉

狼跋周公居于魯魯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先比而後賦也

伐柯管未以殷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章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九罭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詩與也

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賦也

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太史克美之賦也

駉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

洋宮僖公作洋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前三章皆賦其事以起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有駜燕飲而頌禱之詞興也

閟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庙于太庙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庙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十一章皆賦也

邶

柏舟康叔因管叔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作一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雄雉邶之臣諫管叔而作此一章二章皆興也三章四章皆賦也

匏有苦葉邶人刺管叔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興而比也三章四章全比也

北門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嘆也

東今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詩前三章賦也末章興也

北風邶人厭亂之詩皆比而賦也
谷風邶之良婦見棄於夫而作是詩一章比中有賦也二章賦也三章比而賦也四章比而後賦也五章六章皆賦也
凱風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一章二章比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靜女陳古諷今之詩賦也
鄘
牆有茨鄘人刺三監之詩興也
相鼠刺三卜之詩興也

伯兮鄘人有從武庚而伐衛者室家憂而作一章二章賦也三章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

考盤美隱者之詩賦也

木瓜朋友相贈之詩賦也

芃蘭刺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有狐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氓淫婦為人所棄鄘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賦也三四五皆興也五章賦也六章賦中有比也

衛

柏舟衛鞏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興也

淇奧美衛武公之詩興也

干旄美武公好賢賦也

碩人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公不禮焉國人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緇衣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與四皆比而賦也

終風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詩四章皆比而

後賦也

日月州吁弑桓公莊姜大歸而作是詩賦也

燕燕莊姜與娣戴嬀皆為州吁所遂同出衛野而別

莊姜作詩以贈嬀焉前三章皆興也後一章賦也

擊鼓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賦也

窺臺衛宣公為伋娶婦而美築親臺而自納之衛人

惡之而賦其事也末章比中有賦也

二子乘舟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沉之于

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君子偕老刺宣姜之詩賦也

離之奔奔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興也

采唐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遣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興也

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義又不得故賦是詩前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泉水宋桓夫人閔衛之破而作首興後皆賦也

竹竿宋桓夫人之媵和泉水而作首章興也二章三章先比後賦也

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

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賦也
旄丘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
怨之而作是詩一章興也二章三章四章賦也
式微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歸賦也
蝃蝀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二章皆先比
而後賦也末章賦也
王
黍離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弒之立平王于
申自申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
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墾為田咸生

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湯之水荊子討申侯弒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興也

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賦也

葛藟王族流散而作興也

子衿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興也三章賦也末興也

巘巘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賦也

采葛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賦也
何彼穠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卡錫
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
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二章賦也三章興也
唐棣偪王者棄賢而諷之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
采葛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興也
無將大車周大夫有窺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
詩比而後賦也
君子陽陽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是

詩賦也

黃鳥民適異國見拒于人而思歸故鄉乃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苕之華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饉民物盡耗君子自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二章興也末章賦也

中谷民饑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閔之而作是詩興也

有兔趙鞅殺萇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齊

東方未明齊大夫相戒以勸于公故作此詩前二章皆賦也末比而賦也

盧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是詩賦也
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
丰襄公無道卽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賦也
敝笱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南山襄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載驅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齊人刺之賦也
猗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賦

也

風雨齊桓得管仲以為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雞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賦也

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賦也

甫田齊景公急於圖霸大夫諷之二章興也末比也

著齊俗廢親迎之禮君子譏之賦也

魏

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比而興也

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
婦於農畝賦也
杕杜君子教人孝友之詩興也
陟岵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賦也
園有桃君子憂國而歎之故作詩賦也
碩鼠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鴇羽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興也
葛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勝者怨之一章興也二章
賦也
唐

蟋蟀唐人相戒之詩興也
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興也
羔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強師服憂之而作是詩比中有賦也
陽之水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無衣唐公孫傅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爲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葛生晉獻公之時國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詩二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采苓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賦也

杕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野有蔓草晉曰季薦卻缺于文公晉人美之比也

羔裘晉人美其大夫之詩興也

彼汾晉人刺其大夫之詩興也

綢繆晉亂民窮昏姻失時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曹

尸鳩曹未為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興也

下泉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皆比而後賦也

蜉蝣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皆比而賦也

侯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鄘

羔求鄘君不能自强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賦也

匪風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賦也

蓼楚鄘人困於賦役而作賦也

素冠三年之喪廢君子傷之而作賦也

蜴之水兄弟為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比而賦也

大路棄婦之詞賦也

鄭

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賦也
將仲子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
大夫原其情而刺之皆賦中有比也
叔于田叔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叔段不義而得衆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有女同車鄭世子忽辱昏于齊祭仲足諫之而作是
詩賦也
鄘兮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欲
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皆先比而後賦也
清人鄭文公惡其大夫高克欲逺之而使禦狄于境

久而不召師將潰散公子素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扶胥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
作是詩興也
麥秀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狂
狡一章興也二章賦也
褰裳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賦也
溱洧刺亂也皆賦體
羔求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焉賦也
女曰雞鳴夫婦相警戒之詞賦也
出其東門鄭之貞士安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詩

賦也

陳

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賦也

衡門君子樂隱之詩賦也

株林陳靈公通乎夏姬國人刺之賦也

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讒而囚之冶作是詩興也

防有鵲巢泄冶被讒囚子憂之而作比而後賦也

澤陂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興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興也

秦

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也

小戎秦襄公征戎而勞其大夫之詩賦也

車鄰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首章賦也下二章比也

終南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興也

駟鐵秦人從狩而作賦也

渭陽晉公子重耳歸于晉秦穆公送之而作是詩賦也

黃鳥秦穆公卒世子罃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蒹葭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興而比也

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興也

權輿與前篇同義賦也

小正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皆燕賢者而詞有重輕故有隆殺所謂尊賢之等也三章皆以鹿鳴起興而賦之

伐木天子燕友之歌興也

青蠅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比而賦也
隰桑天子燕士之詩前三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棣天子燕兄弟之歌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至末皆賦也
頍弁此燕王族之詩賦中有比也
嘉魚此前二章皆賦也後二章先比而後賦也
魚麗此詩全篇皆賦也
瓠葉全篇皆賦也以上三詩子貢傳以為皆燕大臣之詩而其詞亦有隆殺焉
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興也

天保大臣祝頌天子之詩賦也
皇矣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餞之首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首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杕杜勞還戍之詩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賦也
南山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賦也
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詩賦也
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賦也

大田農夫報上之詩賦也

斯干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賦也

鴻雁王者柔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蓼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興也

常常者華天子美諸侯之詩前三章興也末章賦也

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興也

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賦也

采芑宣天子燕方伯之詩前二章皆興也二章皆賦也

采芑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詩前二章皆興也

中一章賦也末章皆興也

瞻彼洛矣天子會武于洛邑諸侯美之賦也

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興也

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興也

小正續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奏之燕享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氏爲變小正非也

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玁狁史籀美之賦也

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玁狁史遂平西戎勞其還帥史籀美之賦也

采薇宣王之世既驅玁狁勞其還帥之詩前四章皆興也下二章皆賦也

采芑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籀美之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申伯史籀美之此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車工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賦也

吉日宣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賦也

庭燎宣王勤政史籀美之賦也

沔水宣王卽位乞言於羣后而作是詩皆興也

無羊宣王考牧史籀美之賦也

車舝宣王中興士得窺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章

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小正傳 鐘鼓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于幽平或公卿大夫諷諫于上或士君子怨思于下亦皆出于好惡之公而得夫情性之正夫子錄之以存鑒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大正傳倣此

鼓鐘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賦也

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賦也

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賦也

緜蠻大夫失位遠適它國其過賓之主人閔之而作

是詩興也

青蠅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興也

小東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大夫作此以告病首章賦中有比也次章賦也三章興也後四章皆賦也

苑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興也

小明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皆賦也

小弁尹伯奇爲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章皆興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爲寺人而作此詩前六章皆賦也末章先比而後賦也

巧言周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也下章皆賦也分何人斯二篇非也

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賦也

鳴鳩此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首章興也二章賦也此下三章皆興也毛朱作小宛

白華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興也

角弓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首章興

也下三章皆賦也五章比也下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而妖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故作是詩賦也

正月周室衰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五章賦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章九章皆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章十一章皆賦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賦也

懿戒衛武公自警無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賦

中有興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章興也至末三章皆賦也

四月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中三章興也七章賦也末章亦興也

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前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五章六章皆興也

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譖御之臣閔之而作賦也

節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

之作此以諫王焉首二章興也下六章皆賦也

谷風朋友相怨之詩興也

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賦也

大正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於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賦也

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命之祥明其受命於天者其原如此賦也

公劉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

詩賦也
緜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首章起句
爲比下五句皆直賦之也下七章皆賦也
棫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
興也四章五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旱麓訊噗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興也第四章賦也五
章末章皆有義之興也
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賦也
皇矣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
之事賦也

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雍周公述之以訓嗣王賦也

大明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八章皆賦也

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前七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

既醉王族與燕會行葦之詩賦也

鳧鷖祭之明日繹公尸之樂歌興也

嘉樂公尸美王者之詩賦也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興也

卷阿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此以進戒首章細叙以發端也二章以下凡五章皆召公陳其歌詠之辭皆賦體七八章皆興也九章卽其所見賦之以寓進戒之意第十章承上翙翙皇之鳴而賦之以興下章之義高岡卷阿之脊末章賦也

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旣畢受釐陳戒之詩賦也

大正續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會朝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正非也

雲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賦也

崧高宣王之明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烝民宣王命樊侯築城于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韓奕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六章皆賦也

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賦也

大正傳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二篇爲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爲會朝之樂及受釐陳戒之辭也夫子時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賦諫之賦也

桑柔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首章先比而後賦也二三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七八章皆賦也九章興也十章賦也十一章興也十二章十三章皆興也末三章皆賦也

民勞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賦也

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賦也

瞻仰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前三章皆賦也第四章賦中有興也五章六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召旻幽王遍刑人近頑童諂巧用讒慝諸矦攜貳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頌

清廟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諸矦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矦祀之而作此樂歌賦也

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賦也
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賦也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賦也
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賦也
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也賦也
雝成王祀文武之詩賦也
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賦也
振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興也
武大武一成之歌賦也

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爲大武之二成賦也

昔遹述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賦也

般此述巡守之詩爲大武之四成賦也

匀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

桓此大武六成之歌賦也

頌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自警皆賦也

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賦也
敬之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
毖亦訪落之意賦也
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賦也
有客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於
祖廟此其燕樂之歌賦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賦也
潛薦魚于寢廟之樂歌賦也
絲衣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賦也
臣工祭先農之詩賦也

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賦也

載芟示豐年之意賦也

良耜與載芟同意賦也

昊天有成命肇王祗成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噫嘻肇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賦也

執競昭王祗肇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商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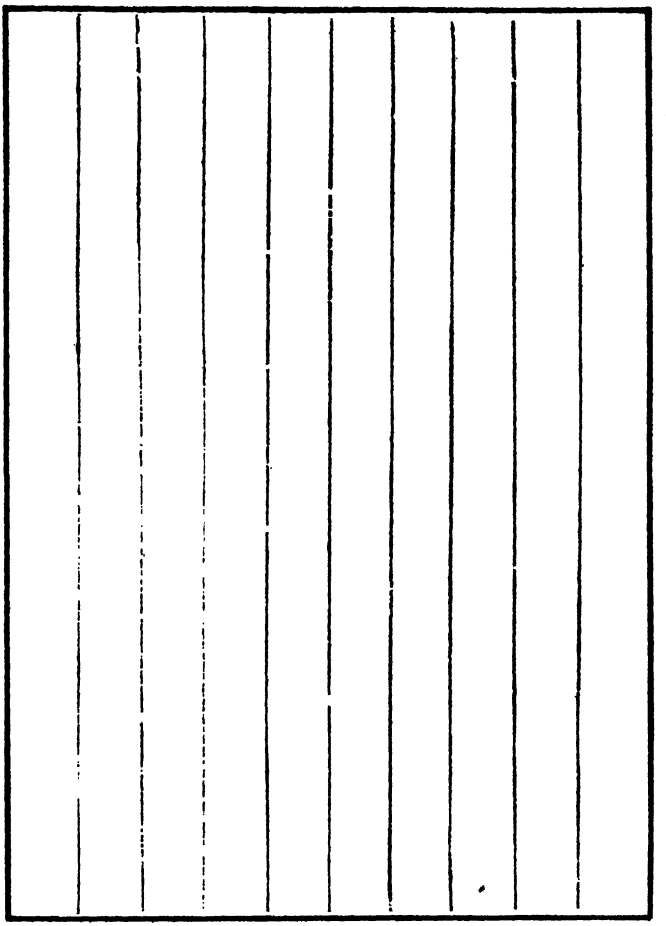
那祀成湯之樂歌賦也

烈祖與上篇同

長發大禘之詩賦也

玄鳥此亦禘祀之詩賦也

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寢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賦也



詩說

張耒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詩說

張　耒篡耒、字文潛、淮陰人、宋宣和中第進士、累擢起居舍人、從蘇軾遊、爲蘇門河學士之一、生平著籍論貶、徽宗召爲太常少卿、崇寧初、再貶房州別駕、有柯山集一百卷、

衞武公仕於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懍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粺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昄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幸而治得於內則土宇廣於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過于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於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則人相與攜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也蓋土宇昄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求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仆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亡顚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尙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尙潔故文王之廟曰淸廟禦侮之道尙肅故宮室之牆曰肅牆明不蔽也淸不汙也肅不亂也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

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有客宿宿一宿爲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再宿爲信信信者凡再宿者信也夫如是而猶欲繫其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爲在此無斁而周之臣子爲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武王之事既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爲用者道其事則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定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泮渙離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慥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邪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

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卽政。溢者未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旣除喪而卽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矯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矯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於是成矣。蓋治至於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於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於書。則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尙德。用於戰者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言姑足以行而已矣。駑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不故也。有騵有魚。豪骭曰騵。二目白曰魚。騵則魚取於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文潛詩說一卷。雜論雅頌之旨。僅十二條。已載宛丘集中。後人抄出別行者。觀所論土宇昄章一則。其有感於熙寧開邊斥竟之舉而爲之也。歟宛丘集、今不甚傳。此亦經學一種。因校而梓之。

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跋。

詩論

程大昌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藝海珠塵皆收有此書學海在前故據以排印

詩論

宋　新安程大昌著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執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授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止循傳習之舊說無乃舍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違背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爲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敍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敍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冒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康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

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經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師弟相受。於是叛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爲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敍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

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所謂南者。果何所指邪。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詩論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爲作。其言其故。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爲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質之論語。則如三年不爲樂之爲。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有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創爲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創魯。在哀之十一年。卻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

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創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愈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瑛璠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砆砆。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頫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間黍離於衞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爲歸宿。故寧置不談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傅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名。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傅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譊譊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別爲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並前傳不足多辨載嘗究求其元則左氏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蘩采蘋曰風之所以爲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邱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況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如指采蘩采蘋爲風援引頌文而冠商魯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眞也豈可概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出也況乃概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僞也若以善爲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己欲己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蘊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如唐虞象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況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忽忘以爲無有則訛詩爲風其可堅信以爲有所傳授乎

詩論六

漢人贅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泓亦

無能與魯詩爲匹者。申公之師則浮邱伯。而浮邱伯者。親兄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爲博士。卽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宮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爲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爲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元成。皆嘗以詩顯名。爲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兄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兄說之曼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兄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創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衞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衞二詩概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眞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爲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揜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幷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考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出臆說焉耳矣。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歙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興也、雅也、頌也。列以爲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此。遂取季札衞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沿六經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敍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爲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參六義言之。謂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于世。豈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刪剔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況左氏漢儒以爲定則。正恐舍形徇影。失本太遠也。

詩論八

周禮籥章。歙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貍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歙。概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篇章無所主指。不可億其爲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

爲三詩乎。今考諸豳爲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爲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敢億斷其然乎否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爲樂正。則雅頌混爲一語。其得爲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爲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歌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奪其倫。籥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爲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籥章所歌。而籥章所歌。詩也雅也頌也。是以鼎立爲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域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籥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於是又捨籥章本文而自出己語。獨改豳詩以爲豳風。而曰此詩卽籥章氏所歌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豳詩。于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爲斷也。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爲景公君臣相說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歌之豳詩雅頌適與豳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一詩。則夫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亦可指以爲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序世傳子夏爲之皆漢以後語本無考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噤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參已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大師摯之徒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敍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行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考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本聖言而推之者尙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閔之詩以閔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閔又曰閔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閔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有之又如絲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斂默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而不能明辨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譬深見古詩底蘊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衞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敍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衞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幷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序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視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

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爲鄭語。不蛘表別也。又況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嘗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概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睢謂續序之爲宏作。眞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其有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之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敍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剔詩序。各冠篇首。而後衞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詩論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蓋略與夫子等。若非卽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既詳辨之矣。而予意所鄉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

如季札觀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考。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間。見其名稱略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尚未磨滅。而毛公之誤。其尚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鄘十三國小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寘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書類例。繇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贅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己例則自爲差戾。視札語則有所增溢。蓋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寘。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寘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爲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雅不繫國土。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喜古則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考。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

信予說而卽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也.

毛氏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國風

今定.

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周南

召南視此正定.

毛氏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國風

今定

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邶

自鄘以下至豳.視此正定.

毛氏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毛詩　小雅

雅頌獨云某詩之什者。其同類詩多一卷。不能盡度。則析十詩以爲一卷。是之謂什。非別有義類與前二南諸國不同也。

毛氏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毛詩　大雅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　周頌

駉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　魯頌

那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　商頌

已上自南有嘉魚篇卷以後。並毛氏本來標題。無所更定。蓋雅頌自爲一體。不受汨雜。故比

之古.則亦無增損也.夫惟不經混雜.故得本其矩度以格二南國風標卷之誤而後與季札觀魯者同歸一律.

詩論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識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鈐.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概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唯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六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卽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爲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衞宏、鄭衆、賈逵、鄭元.皆篤鄉傳習.至爲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

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眞知其出於何人也。若夫鄭元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共信古序之所繇出者。必以此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詩論十四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眞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末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答。既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寧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眞如此。所以足爲稽據也。及其裒輯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爲南雅頌而爲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豳。周人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爲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豳大夫其實爲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爲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爲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於衞。今其詩之在邶鄘衞。凡此數者。猝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言

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國有事於北狄。惟漢人爲力。故中國已不爲漢。而北虜猶指中國爲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以中國爲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黍離諸篇。既徙詩而非樂。不可以參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賓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禮無損也。不獨此也。木瓜美齊而列於衞。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衞武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具言之。若事爲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參貫其說。俱無疑礙。故知其爲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春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邪。故因其所傳之樂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詩論十五

或曰。衞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衞鄘晉。則其以分地南北爲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召獨綴南。其下以漢人裁類。自相參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興紂之世也。然而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爲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況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爲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督莅邪。又如甘棠所詠。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尚在召公國燕之後。於是時也。周之德化既已純被天下。無復此彊爾界矣。騶虞麟趾。蓋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甫有某詩。則宏

之卽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爲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爲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亦何狹而不暢邪。此皆不知南之爲樂。故支離無宿耳。

詩論十六

或曰。古語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爲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爲作。從奏樂言之。豈其不得謂之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爲夫晏朝者之不能憲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儆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爲文樂也。宏之序魚麗也。固嘗枚數常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是爲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常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邪。左氏所說。蓋曰厲王恐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於閱牆外禦之義。全與文武不類。於是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於常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弔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爲之。而宏之於二義。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爲誤。豈不重複可笑哉。苟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常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詩論十七

或曰。子以徒詩不爲樂。則籥章之於豳詩。嘗幷豳雅、豳頌。而比竹以籥矣。則安得執爲徒詩也。曰此不可

臆度也古來音韻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具爲詩章焉孰適而當爲雅孰適而當爲頌也迺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強以意測也或曰頌則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概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斥言政乖民困不可於朝燕頌言則或時人私自調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絕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示後以見下情壅於上聞而因爲世戒是或自爲一理也歟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

詩論十八

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刪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崖學宮如是說行獨奈何曰不相悖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其果無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不以其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不刪則序之發明於詩爲不少矣而又可廢乎記禮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爲今其有理者亦偕古經列寘學宮則於詩序乎何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詩傳孔氏傳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善述張嘯天）

G一六六〇上

鎮